

首席编辑: 贺小钢

如今回想起来,似乎跟《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前世曾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被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的绛珠草,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无缘补天的大顽石。

话说十七岁那年,在台北八十年代电影公司拍《窗外》期间,有一天,导演叫我化古装装,梳上古代女子发型,换上古装裙子,然后拍了几张照。我没敢问为什么,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拍《窗外》要扮古装?

5年后,邵氏电影公司决定开拍《红楼梦》,听说最初的人选是甄珍贾宝玉,林凤娇演薛宝钗,我演林黛玉,张艾嘉演紫娟。后来甄珍和林凤娇淡出,改由张艾嘉演贾宝玉,米雪演薛宝钗,狄波拉演紫娟,我还是演林黛玉。

1977年我到了香港,导演李翰祥约我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见面,他见我扎着马尾,白色直条衫配白色牛仔裤,挽着母亲远远走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愿不愿意跟张艾嘉交换角色?”我一口答应,因为自己也曾想过演贾宝玉,只是没料到他会认为我也可以反串男角。他送我四个字“玉树临风”。

《红楼梦》是我22年的演艺生涯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电影——是我唯一改编自中国文学名著的戏,是我唯一和李大导合作的戏,也是我第一部反串小生的戏。

有一天,李导演约我到录音间听钱蓉蓉录贾宝玉的歌,我才知道我们要一边唱,一边演,因为对古

# 我也梦红楼

林青霞

装戏毫无概念,不知道手该怎么摆,脚该怎么走,李导演却胸有成竹毫不担心。我和张艾嘉还是不放心地请了京剧老师,晚上轮流到老师家学走台步,拍摄前,导演请我们到他家二楼回廊的小舅接室,看大陆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演的越剧《红楼梦》。我清楚地记得他看着那黑白片里的宝玉和黛玉,赞叹她们演得好。他说只要戏演得好,观众入了戏,就不会要求演员的外形。



《红楼梦》人物很多,所以演员也多,回想宝玉娶亲那场戏,除了演黛玉的张艾嘉不在,几乎所有女演员都到齐了,有演袭人的祝菁,演贾母的王莱阿姨,演王夫人的欧阳莎菲阿姨,演王熙凤的胡锦涛,还有演薛宝钗的米雪。邵氏片场没有冷气,热得厉害,打灯的时候,所有演员都脱了戏服,只剩穿在

里面的白色水衣,坐在尼龙椅上,一边扇着扇子一边闲话家常,好不热闹。就这样,在邵氏片场待了3个月,戏拍完,人也散了,大家各奔东西,有的人再也没见过面,导演和莎菲阿姨先后去了另一个国度,真是红楼梦一场。

《金玉良缘红楼梦》上演之后,宋存寿导演才告诉我,17岁那年拍的古装照,是拍给李翰祥导演看的,那时候李导演已经想拍《红楼梦》了。好笑的是,他说方逸华小姐嫌我嘴歪。后来我看照片,好像真的嘴有点歪。

蒋勋老师很喜欢用青春王国来形容大观园。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超过12岁,贾宝玉大约13岁,薛宝钗大一点,不超过15岁,王熙凤管理贾府时也不超过20岁。基本上,大观园是15岁上下青少年组成的青春王国。当年我

22,张艾嘉23,米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胡锦姊二十六七,几乎所有演出的演员,平均都比书中人物大10岁。很难相信《红楼梦》里15岁上下的青少年,诗文如此杰出,性格如此成熟。蒋老师说,他们从小吟诗作词,会写诗也不足为奇。《红楼梦》里的每个人物,经由蒋老师的分析解读,都变得立体般活在你的脑海里,感觉非常熟悉,仿佛是你周边的人。

床边一本《红楼梦》,睡前听蒋老师导读,有时半睡半醒间,盘机里还传来老师磁性的声音,娓娓诉说着大观园的故事,让平时难以入睡的我,幸福地进入梦乡,梦里还做着红楼梦。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无非是历史长一点,地方大一点,人口也很多,我们还有一部《红楼梦》。”据说慈禧太后也爱看《红楼梦》。所以,作为中国人的一大幸福是——我们有《红楼梦》!

蒋老师说,如果在荒岛上只许带一本书,他会带《红楼梦》。我想,如果不准带安眠药的话,我会带蒋勋老师细说《红楼梦》的有声书。

“文革”前夕,社会氛围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少医生纷纷放弃私人开业,名医陈道隆也在其中。一天上午我在医院侍诊苍师,见临街的金陵路窗口外有人头在向里张望,我定睛一看,是道隆先生,赶紧起身想打招呼,苍师问我:“做啥?”答道隆先生来了。等我走到窗口,道隆先生朝我微笑,摆摆手,背转身子踱步走了。这一瞥,想不到竟成了我与道隆先生今生最后的一面。

道隆先生(1903-1973),杭垣名医,自幼聪慧,少年才子,博览群书,好学深思,能文擅书,精伤寒、杂病,每挽疑难沉疴。1937年避寇淫威来上海金陵路大成里悬壶,深得广大病员信任,载誉社会上层,一时商贾显贵趋之若鹜,然先生的心仍贴在百姓身上,每日规定义诊一、二十号,分文不取,专为贫苦民众服务。他常告诫学生:“对病人要极端热忱、负责,病人没有贵贱贫富之分,必须一视同仁。”对权贵他绝不趋炎奉承,即使当时显要如吴国桢、黄金荣、宣铁吾等诊病,也必须事先约定。先生思想进步,与著名诗人、学者沈尹默先生是近亲,过从频繁,情谊至笃。上海沦陷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拟赴重庆,途经上海,时日寇和汪伪特务皆有意加害他,只能躲避在沈尹默当时的愚园路美丽园寓所内。一日,沈密电道隆先生,嘱速

中国的书画艺术从宏观上讲是吾国吾民几千年来灿烂文化的结晶与瑰宝,从微观上来讲是人的精神情操、文化修养的积淀与展示。因此,中国书画是东方艺术精神的浓缩与象征。在书法笔墨的枯浓淡里,在绘画线条的应物象形中,表达了创作者主体的情感意绪和人文追求。

正是从这种艺术理念与审美境界的层面上来解读苏渊雷先生的书法绘画,就会发现其绘墨丹青是以深厚的学问、博观的学识、睿智的学养为铺垫的。因而格古韵清、气势郁勃、意境高远,具有名士风采和家风范,诚如钱钟书所言:“精微融贯,通才达识。”苏渊雷的书法谱系是从“二王”源流而出,师承正宗,胎息书圣,取法高端。观其笔墨运行矫健飘

逸而酣畅潇洒,他注重运笔的起伏跌宕与抑扬顿挫,因而使之恣肆奇崛间有股豪爽之气,线条感极为饱满生动。由此而涉及到中国书法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问题,即是用笔。对此,元赵孟頫有一段相当经典的论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用笔从技法角度讲是疾涩轻重、起承转合、枯浓淡,这需要功力的锤炼及造詣的精深。苏渊雷的用笔是相当讲究点画的效果及线条的形态,真正做到了豪放粗犷时不草率狂野,精妙俊朗时不拘谨局促,可谓是炉火纯青,人书俱老。用笔从艺术角度讲是气势内蕴,意境丰裕,格调雅逸,这需要学问的浸润和精神的涵养。苏渊雷的用笔是韵胜于先,度高于宗,境界为上,他腕底笔端流淌出的线条,气酣墨畅而形神兼备,意气风发而超凡脱俗。苏渊雷的书法创作与审美取向,对当代书法界

# 一代儒医陈道隆

潘华信

带长衫、马褂各一件到沈家,让郭穿上,打扮成一老中医模样,因道隆先生在租界汽车有医生特殊通行证,由陈护送郭到吴淞口码头,目送郭上船离沪。解放后道隆先生受聘为瑞金医院、华东医院特约顾问,西内科泰斗刁安堃教授执师贻礼相事,中西医结合,一时传为沪上医界佳话。先生精湛的医技,常起病房重病,令郭老折服,曾撰文回忆:“陈老师成功地这样危重的粘液性水肿的昏迷病例治愈,我们极为惊奇,即使医学文献所载,如此情况,也鲜有生者。”

道隆先生的赤诚之心还体现在他对弟子的爱护和提携,诊病之余,在他的诊室里总是满满当当挤坐着学生,聆听他的讲课。我是1959年起随尹姊姊前去拜谒的,记得前厢房是诊室,而后厢房正中门上悬挂着一幅烟烟生輝的书法作品,是尹默先生在金泥红笺上书写的立轴,洋洋洒洒数百言,跌宕起伏,字字道劲,精气充足,我顿时被震撼住了,记得起首六字是“道隆弟,少慧悟……”其实,这确是当年的国宝,遗憾此幅今已佚,不知所终。

道隆先生每周下午在他家里为我们上课,讲的是《四诊抉微》,却旁征博引,远出书外,随口成题,俯拾皆是,令后学心悦诚服,是一种精神享受。一次陈师出题,要学生们拟写成传统脉案,记得是一个虚损病例,因我素好文词,就在结尾处着力了几句说:“病属东实西虚,治当泻南补北,容谿移默化,积渐邀功之,则东隅虽逝,桑榆之收未为晚耳。”先生看了十分兴奋,望我一眼,不假思索用红墨水钢笔龙飞凤舞地在我的案纸上写下“全场之冠”四字,让我惊喜,更增羞愧,虽然过奖,却鞭策了我数十年,不敢稍稍懈怠,有负先生雅望。

昨天午后道隆先生女儿梦月医师来寒舍茶叙,怀想往昔,恍如隔世。承示他父亲当时给她的一封信:“梦月:农忙时想来你们较闲,应多帮农民一些忙。昨夜倚枕听雨,浮想翩翩,不得成寐,取了一本王旭高医案,读到咳嗽门有发时方、平时方一案……”要我重点去学习。说来也巧,王旭高此案我也心契其间,由来数十年,廿年前我评校《柳选四家医家(王旭高医案是其中一家)医案》,曾加阐发。我常感医理研究落莫,知音稀少,而道隆先生先得我心者久,一缕相系,令后学折服。兹当新秋,追念师恩,怒焉如捣。



灵兰别癖

当时给她的一封信:“梦月:农忙时想来你们较闲,应多帮农民一些忙。昨夜倚枕听雨,浮想翩翩,不得成寐,取了一本王旭高医案,读到咳嗽门有发时方、平时方一案……”要我重点去学习。说来也巧,王旭高此案我也心契其间,由来数十年,廿年前我评校《柳选四家医家(王旭高医案是其中一家)医案》,曾加阐发。我常感医理研究落莫,知音稀少,而道隆先生先得我心者久,一缕相系,令后学折服。兹当新秋,追念师恩,怒焉如捣。

# 云水山房散诗

邵燕祥

北戴河偶得  
一片秋声海上来,寒蝉梧叶落尘埃。浮云过眼繁华尽,终见潮头去复回。  
散步见一树红豆而不知其名戏作  
草木难名识已迟,秋来叶落半枯枝。却收红豆三千颗,一天十颗(谐时刻)慰相思。  
挽车适四绝句  
车适人生七十年,几多苦辣与酸咸。光阴橄榄容回味,八零年代或余甘。  
也曾长夜过春时,世态天颜两任之。情爱从心无愧恨,人间苦乐拜良知。  
交情干校忆中青,笑语从来代苦经。好梦果能驱噩梦,何妨一寐到天明。  
深诚犹记贺新婚,一爱倾心便是恩。五十金婚虽欠四,此情相守早成金。  
伤老,并念及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开棺验毒有感  
诗尚青春鬓已秋,岂因对镜使生愁?欣从旧说犹能饭,谁道新来懒上楼。胸际心窝无鬼魅,额头颧角见骷髅。魂灵若许游天日,端在脊梁撑自由。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日  
八十年来剩此身,江湖容我作诗人。百篇皆诉生民病,一念惟存天籁真。旧雨经秋沦旧忆,浮名过市等浮尘。缘何不死承提问,为有平生未报恩。

# 闹中取静静在心

徐长顺

世界简单到只有阳光,是多么快乐的事。

一个下午,我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什么事也没有想。

心里很静,眼前只有阳光。

楼下许多嘈杂声,和我无关,我的世界只有阳光。都有哪些嘈杂声?那些声音似乎没有听到。

闹中取静,静在心。

静在这个世界只有阳光在眼前。

暖暖的阳光,暖暖的下午,所有的日子都会暖暖的。

生在城里,长在城市,很少到乡下,却经常喜欢想着乡下的生活。是因为那儿的静,因为那儿人和人之间的亲近。

我住的高楼,住在热闹的城市里,许多时无法静许多时静时什么也不想,如果想,我愿意想:冷时寻找爱,向爱靠近,暖时与人分享。

净土之下,多少风流都成为历史的云烟,不会有人会为你的寂寞伤感,除非你拥有了真爱,在别人的世界,你是一生的幸福。

我会想别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那时阳光最美,我想着时,心静了,谁是谁的过客?一切等静了后再想。

独自坐在阳台,屋子外和我无关。如果不是心的静,我会想许多人和事。暖暖的阳光,暖暖的下午,静坐的我,什么也不去想。

1993年,刚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的我,进入到同年成立的东方电视台,适逢中国大陆一档直播的财经栏目《东视财经》推出,我这个银行门都没进过几回的“正宗”外行,刻苦地从金融知识ABC学起,努力摸索出财经节目的播报样式与风格,和栏目组同仁们一起,使《东视财经》成为当时上海经济界人士和知识型市民的收视热点。而随着国内第一档长达1小时、内容涵盖国内外要闻、社会、经济、体育的《东视新闻60分》的推出,我走上了综合新闻主播的岗位。主播的工作不仅仅是照本宣科的朗读,需要严谨与准确,更需要一种专注于新闻事件本身的角度,与观众分享或新奇或伤感,又或

令人鼓舞的“共同”的感受。当时正值上海3年大变样,“东方明珠塔尖天线安装”、“地铁1号线通车”、“浦东5路1桥通车”……新闻的现场,留下了我和同伴们的汗水与足迹。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电视台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开辟辟径开设大型直播报道《回归时刻 你我共度》。6月30日晚,我完成当天的《东视新闻》播报工作,即赶赴吴淞军港码头、辗转人民广场、前往南京路步行街,最后直奔外滩,在欢庆的人群中,连续四次向演播室发回直播报道。当我回到新闻中心,已经是凌晨2点多。而七月一日的早晨6点半,我又必须端坐在演播室,直播驻港部队进入香港。如果睡上

一会儿,晚睡早起的脸容易水肿,怎么办?干脆不睡了,呵呵,那会儿年轻,第二天,同事们真没看出来我一宿没睡。

1998年10月1日,上海卫视(今东方卫视)开播。我告别了保持了十多年的长发。

直到现在,每当面对镜头,我都会有一种神圣感。很多朋友私下开玩笑地跟我说,播出时“身板挺直”“有点气宇轩昂”。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因为,直播时我所有的热情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工作了这件事儿上,力争能够代表全国观众心目中的海派形象。”这一岗位,我一呆已是15年……

2000年,我接下了上海首档财经类谈话节目《财富人生》的重任,整整9年,400多期访

谈,让我有接触到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杰出企业家的机会,把他们身上卓越的思想与远见,传递给经济快速发展下急需知识、观念更新的人们。大量的前期功课与阅读,再加上每周5天的新闻直播,让我体能吃紧,但观众的热烈反响与回应,让我感到辛勤付出的价值,更有观众在我新书发售时赶来说一声:“叶蓉,坚持!”

20年,我的电视生涯就像一棵树,当我身在其中,感受着它的枝繁叶茂,充实而丰盛;远望过去,它却很渺小,因为它植根于整个社会的广袤土壤,它的背景是整个时代的宏阔进程。那是一些

采访留下的新闻缘份,明请新闻的力量看本栏。

浮躁的现状与狂怪的乱象是有启迪意义的。苏渊雷的绘画是书法的延伸,是线条的造型化与墨象的图式化,可见书画同源之艺理。他的丹青挥洒、笔墨晕染,以花鸟画为多,取法于八大、石涛,尤喜郑板桥、金农等“扬州八怪”之画风。综观苏渊雷的绘画创作,骨子里是用书法的线条来造型状物,注重其写意性与墨趣化。其意境含蓄内敛、气象宏阔,从而营造出一种相当深厚的诗化语境和相当雅静的禅意氛围,具有诗心文胆的审美效应和格物致至的精神内核。正如苏渊雷在《漫谈诗书画》中所言:“诗、书、画三者的综合,更显示出东方艺术的典型风格。”

苏渊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后一批大师级人物,他虽然命运多舛,历经坎坷,但他依然高风亮节,保持了生命的本色,在文学、史学、佛学、哲学诸多方面都有建树,值此苏渊雷诞辰105周年暨《苏渊雷文萃》《苏渊雷评传》首发之际,撰写此文,以作纪念,我们应当好好地研究发掘他留下的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



# 20年,生长的力量……

叶蓉

了拥有固定观众群的工作岗位,加盟全新开播的上海卫视。当我开口说出“这里是上海卫视新闻,欢迎收看”,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是上海这座城市和它1400万市民面向全国观众说出的声音。我问自己,怎样做才能对得起这份厚重的期待?在一遍遍的试版中,我反复琢磨上海卫视的新闻播报形

# 十日谈

新闻的力量